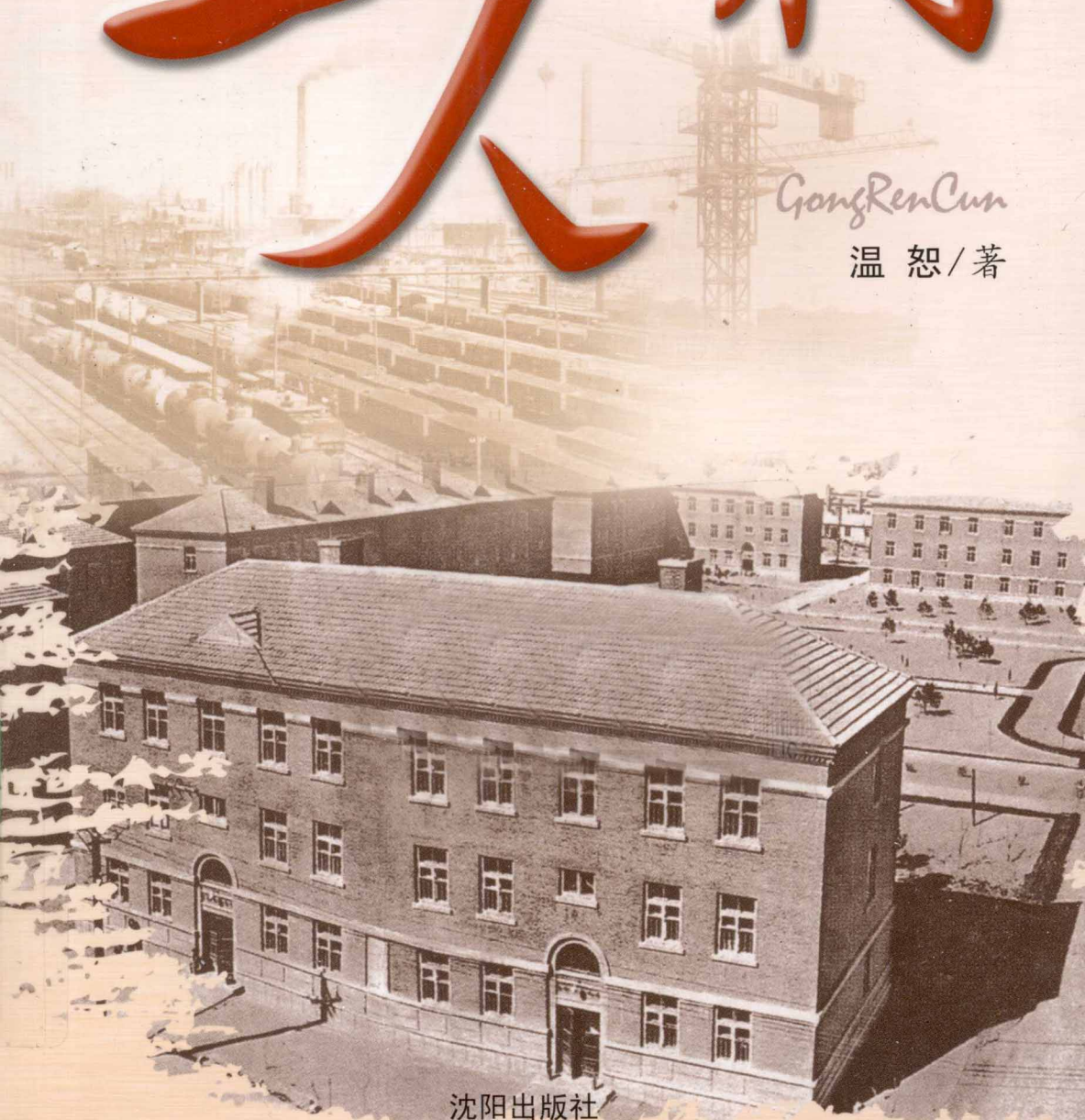


工人村

GongRenCun

温恕/著



沈阳出版社

工人村

GongRenCun

温恕/著

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工人村/温恕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441-4925-9

I. ①工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9125 号

出 版 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 者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60mm × 230mm

印 张: 20

字 数: 300 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策 划: 田雪峰 王哲年

责任编辑: 阎志宏 程欣欣 滕建民 耿作军

封面设计: 冰宇设计

版式设计: 姿 兰 李秀环

责任校对: 舒 虹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925-9

定 价: 39.8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

E - mail: sy24112447@163.com

上篇



.....

当时的人们是这样描绘工人村的：高楼平地起，
条条柏油路；路旁柳成荫，庭院花枝俏……

1

1956年冬天。沈阳城的第一场雪整整下了一夜，快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太阳才露出脸来，像是被大雪洗净了尘埃，放出万丈光芒，照得工人村那一座座三层高“苏式闷顶起脊”红砖楼，更加光彩夺目。

在工人村最南边的院子里，一辆马车缓缓停在了279栋楼前。还没等停稳，一个壮汉就跳下车，甩开大步向楼门走去，回头喊了一句：

“喜财，俺先收拾一下，等着俺！”话没说完，整个人像被楼门口吸进去了一样，只剩下“噔噔”的脚步声。

车老板郑喜财答应了一声，把马车停稳当，又把一个年轻的孕妇搀下车，车上还有三个“小小子儿”，被他一胳膊一个夹下两个，另一个是他自己的儿子，早熟练地哧溜到地上。

郑喜财赶车拉脚，也算是有见识的人，早就听说过工人村如何如何，可是刚才远远地看见工人村这一大片红楼时，还是惊呆了。他叉着腰，抬起头，静静地打量着。

刚才顺着楼群东边一路南行，又向西拐到这儿，少说也有三四里路，这才围着工人村走了半圈儿。这片楼由四个“拐把子楼”定住四角，再由长条楼围成几个大院，大院又被长条楼隔成几个套院，每一座楼都相当于一面高大的围墙——这哪里是什么工人“村儿”，简直就是一座城啊！

“嫂子，这么好的房子咋才想着搬来，要是俺哪能等到今天？”

“你大哥忙，一直不歇班。哪能不想，没看他先跑进去了？”被称为嫂子的年轻孕妇，正抬头看着楼上探出来的阳台，又转过身望向北边那座楼。对开的玻璃窗户排得那么规矩，一块块红砖码得那么整齐，不像是用“洋灰”一块块粘起来的，好像原本就是一大块石板，用尺子画上了灰道道。窗台上的积雪厚厚的，像一条条没切开的豆腐。红砖墙、灰砖缝儿、绿色的窗框、明亮的玻璃、白色的雪，再经阳光这么一照，简直比画上画的还要美。

院子里出现了几个妇女，搬家的马车引起她们的注意。她们远远地聚在一起议论着。

“这是谁家搬来了？”

“听大虎妈子说，她家对面屋空着呢，是劳模张凤林家，就要搬来了。”

“她说话还有个准儿？织条线裤硬说是毛裤，谁还看不出是劳保手套拆的线？”

“张凤林是市劳动模范，没准儿得住叶元帅儿子那楼。跟大虎妈子住对面屋有啥好？打个呼噜满楼睡不着。”

妇女们笑起来，她们大嗓门的议论，年轻的孕妇都听到了，也跟着笑。三个“小小子儿”在院里疯跑，竟然把棉帽子扔在地上。郑喜财连说带吓唬地去追两个大孩子，年轻的孕妇赶到院当中，把最小的拽住，又去捡帽子。

几个妇女迎了上来。“哟，三个小子，怀的这个是老四呀？”年轻的孕妇脸红了，“肚里这个是老三，这个是二小子。”二小子奶声奶气地说：“我叫国庆，三岁了，我最听话。”

一个大点的小子跑过来，“我叫解放，是哥哥，我能上学了。”郑喜财的儿子也跟着喊：“我叫胜利，我也要上学。”

“哈，这名起的，都带讲儿啊，肚里这个以后还不得叫‘工人村’哪！”几个妇女笑了一阵，又问：“你们要往哪个楼搬呢？”

年轻的孕妇想指给她们看，一回身，顿时傻了眼。那些楼

门一模一样，她根本记不住男人进的是哪一个。她赶紧往马车那边走，想问问郑喜财，几个妇女在后边跟着。

“这楼是‘重型’的，后边那楼‘高压’的人多，还有外地人，前面这楼熔炼厂的多，这个门洞叫‘先进楼洞’，里面有好几家都是‘张凤林先进班组’的——喏，‘假先进’他娘来啦。”

说话间，从“先进楼洞”里走出个小脚老太太，一扭一扭地到了马车前面，看这儿看那儿的，一张嘴一口山东话，旁边有人帮着翻译，年轻孕妇才听明白。

“她说你这身子别乱动，她儿子歇白班，能帮你搬东西。她儿子是‘张凤林先进班组’的！”

“是吗？”年轻孕妇像遇到亲人一样，“俺男人就是张凤林！”

郑喜财一边把车上的东西往边上挪，一边看着那帮围着孕妇的妇女。心想：咋一听是张凤林的媳妇，都像看新娘子似的？这个“劳模”、“先进”到底是啥，这么招人呢！

几个妇女围到了马车前，伸手就要搬东西，“这些都是吧？我们全包了。”

张凤林媳妇连忙拦着，“不用，真的不用——俺男人来了。”

楼道里响起“噔噔”的脚步声，像是一步迈下了好几磴。马车前的人安静下来，齐刷刷地看着楼门口，都想看看这位能用耳朵检查机器的“神人”张凤林到底什么样。

突然楼道里传来一声怪叫，紧接着一个人抱着脑袋跌跌撞撞地冲出楼来，没跑出两步，脚下一滑，摔了个“大马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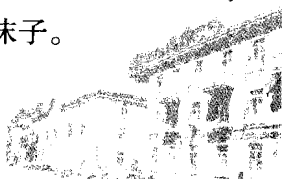
几个妇女认出来了，这就是总爱往女人堆里扎、曾经被几个娘儿们合力扒了裤子的“假先进”——苦命。

“离过年还早呢，咋这么客气呢！”有人调侃苦命。

苦命抬头看见有人，仿佛见到了救星，一个高儿蹦起来，大叫：“劳模打人啦！劳模打人啦……”忽然又痛苦地蹲下身去，捂着腮帮子直哎哟。

小脚老太太过来把苦命抱住，“给娘看看，打哪儿啦？”

“牙！我的牙都掉了！”苦命往雪地上吐了几口血沫子。



苦命娘急忙让苦命张嘴，看了一下，安慰儿子，“没掉，都在上边呢。这是谁打的呀？”

“张凤林打的！大伙都来看哪，劳模还带打人的！”苦命撒开了泼，要是地上没有雪，都得满地打滚。

“住口！”身后传来一声大喝，如同炸雷，整个楼道都嗡嗡作响。楼洞里走出一个壮汉，头上戴一顶蓝面儿的棉帽子，一身工作服像是刚换过的，还有些板，脚下是“乌拉头”大棉鞋。他粗眉大眼，敦实的身板，个头不算太高，可是发起火来那种气势，仿佛要把楼洞的门框冲破了——这就是东北熔炼厂炼铜车间的炉前工张凤林。

“说，到底偷了多少？”张凤林指着苦命问，见苦命不说话，往前迈了一步。张凤林媳妇和郑喜财急忙上前拦住。“再不说，我真就打掉你的牙！”

“十颗。”

“大点声儿！”

“十颗，”苦命嚷道，“不就是十颗钉子吗？你还想打掉我十颗牙咋的！”

张凤林大怒，“就算是一颗，那也是国家财产。现在是我们自己当家作主，工厂是咱工人的，你还敢偷？俺们班组的脸全让你丢光了！”

大伙听明白了。苦命娘气得用手指头戳苦命的脑袋，“你浑啊，谁给你好日子过，谁给你好房子住？偷厂子的，还让不让俺活了？”

院里的人都知道苦命的底儿，出了名的尖懒馋滑，也就赶上了一个好班组，才和“先进”俩字儿沾点边儿，不然能住进工人村？没想到这小子还长能耐，学会偷了！

苦命蔫了，一声不吭。张凤林媳妇不落忍，把男人使劲往旁边拽。张凤林来到马车前，一把抓起个行李卷，往腋下一夹，另一只手掐住两个包袱，又冲苦命喊：“马上把十颗钉子还回去，少一颗都不行，晚上到班上我开你的批判会！”说完转身上楼。

“好凶啊——”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妇女夸张地拉个长音，旁边几个妇女顿时横了她一眼，“知道啥！这才叫爷儿们！”

张凤林媳妇扶着墙，一磴一磴地往楼上走。车上那点儿家当，张凤林和郑喜财只跑了一趟就全搬完了。解放和胜利连蹦带跳地上了楼，只剩下她领着国庆在后面慢慢地走着，慢慢地熟悉着自己以后的家。上到三楼以后，她终于明白了那些妇女说的几个“术语”，这栋楼每层都有三个“走廊门，”对着楼梯的叫“中间门儿”，左右两边的互相叫“对门儿”，进到走廊门里，左右又分两家，互相叫“对面屋”，共用一个厨房、一个厕所。

张凤林媳妇终于走进了自己的家。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，脚下是巴掌宽的长条红地板，屋子一角是张双人木床，旁边是张带抽屉的大桌子，靠门这边的墙里，有一个顶到屋顶的大壁柜。张凤林提前上来后，把一张毛主席的画像端端正正地贴在墙上，两边再贴上一大一小两张奖状，一张是“市劳动模范”的，另一张是“张凤林先进班组”的。然后他把一块用红布包着的铜渣捧到胸前，恭恭敬敬地念叨了几句，再放到柜子里，一切就大功告成了。他把行李卷、小包袱和锅碗瓢盆堆在地上，也不着急，滔滔不绝地跟郑喜财讲着心中的喜悦。

“现在还是当工人好啊！工人有啥？工人有厂子，厂子是家，是爹妈，啥都管。管你吃，管你穿，给你盖房子，给你烧炉子，这暖气比那火炕还热。啥都替咱想了，咱还想啥？啥也不用想，就想着干活儿！这活儿干着痛快，干着省心！”

郑喜财听入迷了，一个劲儿地点头。张凤林接着说：

“喜财兄弟，你干活是把好手。可你现在是一个人干，就像烧炕一样点小炉子，那能有多热？你要进工厂当工人，那是大伙一起干，就像烧大锅炉，那是多高的温度？大锅炉的烟囱比房子都高。”

“俺懂了，”郑喜财满脸带笑，“凤林大哥，俺真能当上工人吗？”



“能啊。你看咱来的路上，盖了那么多房子，全是给工人盖的。‘一五’以后，还有‘二五’呢，工人不够用啊，那么多人都是外地来的，全国都来，你这家门口的还能往后躲？”

郑喜财的眼睛都眯成缝儿了，“风林大哥，当工人是不一样啊，说话越来越有水平。”

张凤林媳妇也从来没想到男人能讲出这么一大通道理，也在旁边听着，见两个人不说话了，才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，拿出钱来递给郑喜财。

“这是干啥？”郑喜财愣了，“俺是来给风林大哥搬家的，可不是来拉脚挣钱的。”

“收下。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。”张凤林说。

“咋叫白跑？俺媳妇说了，这叫长见识，能亲眼看看工人村，俺全家都高兴。风林大哥说俺也能当工人，俺这心里可有盼头儿了！”

三个人相互推让的时候，进来了两个中年人，一个戴着眼镜，一个挎着相机，他们是厂里宣传部的。郑喜财趁着张凤林跟两个人说话的工夫，抽身走了。张凤林媳妇急忙冲着楼道里嚷着：“下回来俺给你做猪肉炖粉条——”

张凤林媳妇转回屋里，那两个人正帮着收拾东西。“风林，咋让客人收拾呢？交给俺。”戴眼镜的笑着说：“大劳模搬家，也不打个招呼。别人往这儿搬，那是敲锣打鼓，放鞭放炮，你倒好，连个动静都没有。”

突然楼道里传来一阵破锣般的声音：“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——”

挎相机的一听：“谁说没动静？这嗓门能顶一个大喇叭。”

没一会儿，破锣嗓子进了屋，“哎呀妈呀，你们总算搬来了！”一个又粗又壮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张凤林媳妇眼前顿觉一亮。眼前来的这个女人，穿了一身工作服，头上戴着前边带檐的工作帽，齐耳的短发，个子不高。这女人结实得出奇，厚身板绝对能把打过来的拳头弹回去。

张凤林连忙介绍：“这是大吴家里的，住咱对面。”

“哎——张凤林同志，俺可是正八经儿的油漆工，厂里档案上哪块写着我叫‘大吴家里的’？”

张凤林笑了，“好，叫你大名行不？”

“也不用，显得外道，在工人村这片，都叫我‘大虎妈子’！”

“大虎妈子，大虎妈子！”解放和国庆笑得满地打滚，张凤林媳妇一边呵斥，一边也忍不住笑，说：“怎么叫这个名？”“老虎妈子”可是用来吓唬小孩儿的。

大虎妈子并不在意，“俺儿子叫大虎，我就这么叫。”突然，她张牙舞爪地向解放和国庆扑来，吓得俩孩子直往后躲。大虎妈子哈哈大笑地停住身子，收了笑容：“还没收拾好呢？你这身子别乱动，俺来收拾。”又低声对张凤林媳妇说，“俺也有了，估计是二虎，跟生老大时一样，脸上又长斑了。”说完就来拆行李。

张凤林连忙拦住，“不忙，人家想照几张相，腾开个地方就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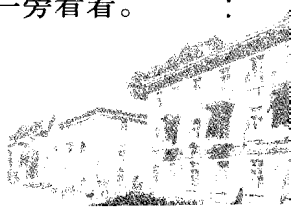
挎相机的说：“一会儿太阳下去，光线就差了，先拍照，拍完了咱们帮着收拾。”

大虎妈子想了想：“那好办哪，上我那屋拍去，这床桌子柜子全是发的，都一样，把人领过去就成了。”说着出去开自己家的门。

“不用啦，”挎相机的跟出去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家光线不好。”

大虎妈子泄气了。张凤林家是阳面十六平方米的大屋，到了下午还能照进阳光，屋里亮堂堂的。自己家才十二平方米，阴面，每到冬天还得裁三指宽的纸条打一勺糍子把窗户缝儿糊上，更显得阴暗了。“俺家有阳台和小仓库。”大虎妈子这样想了一下，心里平衡了，又跑过来看照相。

张凤林和媳妇高举双手，站在毛主席像的两边，做出正在贴画像的样子，解放和国庆仰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看着。“咔嚓”一声，这张算是拍完。



挎相机的又让张凤林坐在写字台前拍张学习照，写字台上空落落的，这儿摆个“戏匣子”就好了，要么放个书架。挎相机的设计着，可是张凤林家里哪有这些东西？大虎妈子跑回家去，拿来一个暖水瓶，一个小闹表，摆在桌上，桌面还是空出了一大块。

戴眼镜的从包里拿出一张报纸，“凤林同志，您坐在这儿，这样，就像在看报纸。怎么样？”

大虎妈子搭茬了，“那有啥呀，劳模还不会看报纸呀，我都认不少字了。”

张凤林还真不会看报纸。尽管他一直努力在夜校学认字，可报纸是读不下来的。他坐在桌前被摆好了姿势，可是眼神总是直愣愣的，有一回还弄成了对眼儿。挎相机的启发了好几遍，张凤林烦了，“不拍了，比让俺坐花轿还难受。”戴眼镜的笑着说：“凤林同志，五二年第一批入住的时候，你非把房子让给有困难的同志，以后又一让再让，我这篇《劳模张凤林今昔生活》等了三四年哪，您一定得配合我。拍完我请你喝酒，啊，像弟妹说的，猪肉炖粉条。”

张凤林不好意思拒绝。戴着眼镜、主动请他喝酒的人还是头回遇到。有这句话，那就是好兄弟。他不由得想起车间里的工程师冯眼镜，也是他们的夜校老师，车间午休的时候，总给大伙读报纸，张凤林和工友围在他的周围，聚精会神地听着。那是个有学问的人，可是从来没和工友们喝过一回酒，这让他对冯眼镜既佩服又疏远。

“自从1952年9月23日副市长在‘工人村开工典礼’上做开工动员报告之后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，荒野的大地上就率先出现了79幢大楼房，建设者们用‘沈阳速度’跨步走在建设新中国的大路上……”

张凤林回想着冯眼镜读报时的样子，眼神儿不由得飘向远处，正是一副思考的样子，挎相机的连拍了好几张，满意地叫了一声好。就这样，“劳模张凤林手拿报纸凝视远方，妻子搂着两个孩子凝视丈夫”的场面定格了。

东北熔炼厂熔炼车间内，吊车在天棚上来回跑着，机器轰鸣，熔炼炉膛也在隆隆作响。2号炉里此时是千度以上的温度。张凤林带着班组的工人在炉前忙碌着。在巨大的噪声中，大家不仅要喊着说话，有时更要加上肢体语言。

“师傅，听说师娘昨天晚上又给你生了个儿子，今天就早点儿回去吧。”

徒弟小王来到张凤林面前，大声地喊着。

张凤林正在仔细地观察着2号炉。他手拿一根长长的铁钎子，头戴一顶硬壳石棉布底的安全帽，脸上架着一副墨色的大眼镜，身上那套浅灰色的工作服早就变成了黑灰色。身后，站着几位同他一样“全副武装”的工友。

小王再次大声喊：“师傅，俺娘都说了，女人生孩子是大事呢，快回家吧，这里有俺们呢。”张凤林猛抬头，他瞪着眼睛大声说：“啥是大事？眼下2号炉不出事就是大事！”小王和在场的工人都愣住了，正常使用着的2号炉会出什么大事？

张凤林不再言语，只顾神情专注地看着炉膛，听着里面的动静。大吴走了过来，大声地问：“凤林，又听出啥来了吗？”张凤林没回答，好半天才松了一口气，回头看看大吴。大吴告诉张凤林，冯眼镜早上来过了，说这个炉膛正常，没事。张凤林马上说：“他说没事就没事啊？！”

按说，冯眼镜说哪个炉膛没事，可能就真的没事。冯眼镜是东北熔炼厂的技术人员，刚晋升为工程师。他虽然不像张凤林那样能用耳朵听出炉膛的情况，但掌握着一套观测炉膛内情况的检测手段，只要测算出来的数据支持他的猜测，就会拿出自己的意见，这样的事在过去几年里常有发生，他的判断大都

准确。今天早上，冯眼镜测量了炉内情况，根据测量表上的各种数据，运算出事故临界点，他对班组的人说，炉膛正常。张凤林原本也相信冯眼镜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今天，情况似乎有点特殊。他感觉到了什么，只是还没有太大把握，便没有说出相反的意见，但从冯眼镜离开的那一刻，张凤林再也不肯离开2号炉半步，凭着经验，他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要守在那里，他怕出事。

五分钟后，冯眼镜又来到了炉膛前，他也劝张凤林回家。

冯眼镜清秀白皙，眼镜后面时而透露出犀利的锋芒。别看他身子骨很单薄，说话没有洪钟一般响亮，但大喝一声的时候，却也气发丹田，坚定有力。

“张凤林，你爱人生孩子，你该回家看看！”

张凤林像没听见冯眼镜说话，继续站在炉前仔细听着。冯眼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：“凤林，我知道，技术上的事，必须承认口传心授，再高超的设备仪器，有时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工人判断准确，但是今天……”没等冯眼镜说完，张凤林就抢着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今天俺就是不放心，俺不回家！”冯眼镜还想说什么，见张凤林根本就不想理他，只得转身走了。张凤林扫了一眼冯眼镜的背影，哼了一声。

当年，张凤林作为一名炉前工人，与冯眼镜共同试验成功了用镁砖筑真吹炉。这个试验的成功，结束了解放前日本人统治这个工厂时用泥筑真吹炉炼冰铜的历史。原来日本人留下的真吹炉炉衬是黄泥做的，只能用两天，而张凤林和冯眼镜试验成功的这个炉衬，是用镁砖制作的，可以使用半年以上。这项成果一应用，使得铜的回收率一下子提高了百分之三十，有力地支援了“抗美援朝”，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。张凤林和冯眼镜因此荣获了市级劳动模范的称号，张凤林还捧回一张“张凤林先进班组”的大奖状，而冯眼镜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，任车间党小组组长。

今天张凤林有一种大难来临前的紧张，紧张得到了别人多说一句都让他心烦的地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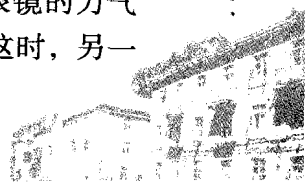
“凤林，要是没啥大事，你快回家吧，你都顶两个班了，这里有俺们呢，咋说也叫女人生孩子，该回去了。”大吴见冯眼镜也没劝动，有些急了。张凤林转过身子说：“你怎么也这样婆婆妈妈的，哪个女人不下俩崽？大惊小怪的。”听张凤林这样说，大吴向工友们挥挥手，大家一下子围了过来。“张凤林同志，你要是再不回去，就把你架到车间大门外边去。”大吴说着就张罗大伙动手。张凤林笑了，“好好，我回家。”张凤林走到了车间门口，却又停在那里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2号炉就是不让俺放心……”

张凤林对这个2号炉心里一直有个疙瘩。他十五六岁的时候，就和爹一起在这个炉前当劳工，那时工厂还在日本人的手里。小日本投降前，大肆破坏，包括2号炉在内的许多设备，都是后来经过大修后才恢复使用的。这几天2号炉出现了几次异常的响动，都被张凤林灵敏的耳朵捕捉到了。他像一只警觉的豹子，在转身即将迈出车间的瞬间，猛地又跑了回来。

张凤林站在2号炉前仔细地听着，努力地寻找着什么。这时，冯眼镜也回来了，看张凤林那么紧张，便立即检查监测炉膛的水表、电表，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，他轻轻吐了一口气。冯眼镜的表情，让一些工友觉得张凤林太神经过敏了。站在后面的苦命，带着情绪喊道：“人家冯工程师都说没事了，那就是没事了！”张凤林转过头来，寻找苦命，苦命吓得半蹲下身子躲了起来。

工友们看张凤林查看了半天，也没查看出个什么事来，便又一起劝说张凤林，让他回家。张凤林还是没走，说再待一分钟。就在一分钟过去后，一块炉皮突然变红，这是炉皮破损的征兆。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张凤林猛地跳起，把徒弟小王挡在了身后。炉底里飞出来一块通红的炉渣，直接砸在了张凤林的前胸。

“张凤林！”见张凤林还要往前冲，冯眼镜跳上前去，用尽全身力气往回拉张凤林，“不要命了！”张凤林比冯眼镜的力气大得多，他甩开冯眼镜，不顾一切地冲到2号炉前。这时，另一



个车间的工程师老鲁正好从这里走过，见到这个情景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。

“闪开！”

大吴和小王也想往上冲。张凤林猛地把两人推下来，骂道：“找死啊？”他一个人跳到离炉膛最近的管道旁，用铁钎顶住炉膛盖，喊道：“快关电闸门！”冯眼镜急忙跑到炉膛边，迅速关了总开关。

一场不大不小的事故就这样平息了。惊魂未定时，一股焦糊味冲了过来，张凤林捂住胸口，一步也动不了……

3

工人村的夜晚，一片静谧。张凤林家的床上放着一张小饭桌，这是他们家的一种习惯。以前在张凤林那小煤棚子一样的家里，小饭桌摆在炕上用处很大，工友们来串门，张凤林和他媳妇便会说：“快上炕，快上炕……”工友们上了炕，自然就凑到了小饭桌前。小饭桌上，永远摆放着所谓的茶壶和茶碗，茶壶里有张凤林特制的茶水，那是夏天他去苗圃采摘的一种树叶，他管那晒干了的树叶叫茶叶，放在茶壶里冲泡，工友们便围坐在一起喝着树叶茶水。有时赶上吃饭，他们围坐在那里，一起喝点散装白酒，就着一碗黄豆酱、几片白菜帮或几截大葱，吃啊，聊啊，满屋子都是笑声。现在住进了工人村，屋里摆着桌椅，客人用不着上炕了，张凤林又把小饭桌派上了新用场——他每天都坐在小饭桌前，练习写字。

解放和国庆睡下了，张凤林媳妇坐在小儿子身边缝补衣裳。

平时，张凤林下班回来，吃了饭就开始学习。今天他实在太累了，胸口还在疼，他特别想躺下睡觉，可是要挨着枕头的时候又坐了起来，他至少要写几遍生字，才能睡得踏实。张凤